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五

論文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總數人而止其餘皆磨

滅漸盡則信乎得之于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
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
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
為文者必本于經而根于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
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遺辭
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于經不根于道而雜出于
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
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
蒼然鬱然崢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

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
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甚遠則何望其君
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
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乎其
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
文必先體制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
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
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于浮屠

明文海
老子之詞亦可乎鑄劍而肖于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于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于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寄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于天吳紫鳳顛倒褻褻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于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為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々焉割裂而

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奐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于文也若風之于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感之而為穀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于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々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味于此者三年而刻葉已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三
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
取乎則何獨疑于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嫵西施之
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
而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巧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
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
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
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于造
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于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
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

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
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
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
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眩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
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
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
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
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于彼也先生之文
始欲其竒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于古矣則亦難乎
據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于
其心矣僕欲挽先生于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
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己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
辭庶有合乎僕于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
于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敢畧陳其說

答孟左司書 劉迪簡

余年二十餘慕為古文即悟其人有古道本能為古文
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益悟

文乘氣而有也是故紬繹心思乘氣以綴文而註之簡
冊之上猶如人騎善行馬援轡在手盤辟往復于羊腸
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為氣所驅使未免
用壯其勢突兀後乃取舊所為文視之甚可羞報因又
悟氣充滿一身倘或縱其所之如龍驤虎躍能排軋萬
物必也持志內收施勒為控御後歷都過關步驟中
節鏗鏘乎和鸞之聲與乎曲水之側于斯際也發而形
諸語言則為節制之文仁義之學矣然人生稟氣其清
明入高品者最不易得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

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于藝文之科御氣無前于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為人寫生諸王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兼窺求猥褻陰私蘄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堅似懲司馬氏微傷蕩佚乃本左氏謹忍不放庶幾冠佩長者氣象而其創體張布廣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稱物肖形斤斤樽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進退有尺寸望之衣冠儼然視瞻不凡信其為古之立言君子歐陽

永叔蔓延宛轉蘭筋柳骨如神于縫者減盡針線之跡但覺織成一片蘇子瞻用其天生自然之材置身九仞之高下視城中烟火雞伏啾々舉皆凡近無足道者此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于百世矣又不知未來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狀設施與前文人又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有不齊難得駕馭凡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乘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文人無行正謂乘氣以加人號乎跳躑有狂蕩之態也若夫調伏之氣始由一縷馴致綢緋屈曲縈連或為東

西或為南北其為人也必然尊尚道德樂于政事虛
已而下人薰心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修辭
以立誠垂文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慕乎古之
道者所為文也余所見太原孟左司其氣蓄方剛其行
躬懿美其文績古雅間以書見貽謂僕實好文而真識
文者也余嗜古文幾三十年中間一二朋徒喪落未嘗
敢以語諸人及來金陵一見左司公酷喜其嘗用力于
讀古文而考其然不然又嘗^用工于為古文其文必放
古至于命意遣辭沛乎其氣而不為氣所使况歷官行

事四五十年所在稱庶平文之有本也固如是矣凡此
皆古文人第一流余為得不從之游然而孤詣愈深
而人從之者愈少徒多為時所憎惡以取窮耳間有
好事者則以為業是工專可圖不朽間者之言然矣然
朽不朽繫乎天若圖之則幾于侈心生是又不可以不
辯也

與徐景琛書 柯暹

六月二十八日執事褻服來訪以慰間闕在他人莫不
以為簡而某則以為愛其相知不深矣乎少焉別去于

道間教以勿事文而工于字始聽之以為愛我退思之
又疑其為薄我欲默不堪敢以為請執事之意豈以文
為難言非區々之所能學耶以字之工足以深于道有
不待于文耶以文與字為兩途如公私善惡不容並進
欲其專于一有成耶抑以文非君子之所尚耶以其為
輕俊不當作文以自壞耶云爾則薄我孰甚且先正立
法以文或溺習字或喪志故憂之執事不禁其字而獨
禁其文非先正立法之意矣文者載道之器聖賢之明
乎斯道者必深乎斯文也為聖賢之徒舍文無以謂非

君子之所尚可乎文謂之文字謂之字固不可以相通名
然學文者不害其工于字學字者不害其工于文可
以交致其力而並進不若公私善惡判然為兩途而不可
以並進也雖不可判為兩途亦不可視為一律如仁
義二字三尺童子可識可書仁義之理非聖人不能盡
而謂字之工足以深于道不待于文者豈理也哉文固
難言也固難學也然不悖于理則可謂之文非必聖賢
其意淵源其理高古其詞而後謂之文也自孔孟至于
程朱六經傳記之文凡幾類皆聽其傳于世其不得傳

者必與孔孟程朱六經傳記之文大相謬戾苟有于此
倦焉惟孔孟程朱六經傳記之文是法焉窮耳目心
思之力以圖之雖區區庸愚亦或可學有不得不能
傳于世亦可稱于人曰文何可以不能學而不學也或
曰文必工而後可否則莫為然今之論文者率宗于韓
曰識見博議論正地步高章法句法字法不苟然其言
亦未必能六經也韓子學聖人未六經其言而亦言之
則今之學韓者必俟其至于韓而後敢言也俟其至而
後敢言則韓之後文寡矣今之時又寡矣執事常為文

自以為與韓何如何其于已則輕以約于人則重以周
與或又曰與其文不工而不傳不若字之工而可傳某
則曰寧學而不工不可懼其不工而不學冀乎成志
也不成者才之罪也某寧為此而不為彼也且文雖無
孔孟之善更千萬世千萬人傳之皆可見其真也字雖
善如鍾王勒之金石一更其摹已不復見其真矣是故
今之誦蘭亭之文者皆是識蘭亭之墨者曾幾何人哉
况古之善書如逸少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趙之昂之
數君子未嘗不能文不但摸寫成書與人為謄錄而已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一
今之名公鉅儒見某未嘗有以不可而不勉使學文者
獨執事不欲某學文而多索其書是以匠視某也果愛耶
果薄耶幸明教我無使感于歧則庶乎稱于人曰執事
與某為知己也商確之言涉于不敬幸恕

答丁鳳儀童軒

某再拜鳳儀賢友兄足下僕性迂鄙于世事無所通曉惟
嗜讀書以識理道為務故于衆人之所甚好者僕反視
以為後衆所忽易者僕則先之惟恐或失以是率常寡
合于人矧今居閒處獨宜足下棄去而不及者願乃貶

損道德况以雄文藻句又欲推而置諸盧扁大匠之列
何足下之用心殊于人而有以同于僕也莊周氏云逃
空虛者聞人足音亦蹙然以喜况若足下者奚足可
慰孤寂者耶然足下既欲置僕于盧扁大匠之列又欲
自處以病夫棄才之地志峻而辭卑學優而心下古之
有德必有言者其若是乎然僕聞之時不用之謂棄
道不行之謂病以僕迂鄙承乏東臺侍從固不可謂時
之不用矣然碌碌庸庸無所建明以自表襮于世則是
道之不能行也道之不行所謂病者正在于僕來聞已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病而能起人之病者也尚敢以盧扁大匠居乎雖然厚德不可虛辱請以盧扁大匠之事喻之且人之病有瘵者有盲者有痿痺不仁者有結鬲者不一類而足也苟使不善醫者治焉則瘵必艾之盲必鍼之痿痺必按摩之結鬲必踈利之病去而人無全矣盧扁則不然治人之病必以理元氣為主滋調補養日累月增閱：然若望嬰兒之長由是瘵者肥盲者瞭痿痺者起結鬲者通非善醫乎至若才之生有樞極者有檠株者有大合抱者有小拱把者亦不一而足也苟使不善匠者用焉則

樞必熨之檠必利之大必斲之小必削之而木無全材矣大匠則不然于是因木之材樞者為櫨檠者為梓抱者為棟樞拱把者為榱桷非善匠乎嗟乎為文亦若是而已矣故文必以養氣為主氣盛則理充向使不言則已言則蔚然而成章犂然而中度綱目相因首尾相應不猶善醫者必主元氣善匠者必因其材以適諸用乎彼有號文章家者務剽賊以為奇工斷削以為巧元氣日傷材性日失曰吾之文孟軻楊雄之文也吾之道孟軻楊雄之道也噫不亦優孟之似孫叔敖乎是殆病于

心而不知朽于稊而弗悟也雖有盧扁大匠其能奈之何哉足下有見于此故發言必要諸理吐詞必據諸經猶鍼砭不施而榮衛自周剗削不加而繩墨自具庶幾無是病而有是材也雖然不知足下欲斬勝于今之人耶抑欲斬至于古之人耶苟欲斬勝于今則凡今之後生新進才讀書十卷書者皆能簞弄筆墨操觚引繩以誑耀于聾瞽之俗所謂能若是亦足矣如欲斬至于古之人僕則以為必養其氣必畜其材

天下之

畫格天下之物盡識天下之

然後始

則

氣不餒而材不匱雖不斬至于古之人而已至于古之人矣孔子曰後生可畏今之奮然起于孟軻楊雄之後者安知不在足下乎迷懷原學答宗誼三篇比舊猶佳鼓行而前此其戈矛也足下勉之

答丁鳳儀書 童軒

軒白鳳儀秀才足下伏辱賤教有以知足下志古學薄仕進恥科舉之文以為類諸俳優而不足為此皆賢人君子之所宜存非特足下之自志如此而軒之所以望于足下者亦以此也足下之言曰自六經而下越兩漢

唐宋諸子百史與天文地志歷數兵畧諸書咸欲一闢其門戶沿流溯源欲俾區區道其入海之地豈以軒為粗知理道亦嘗從事于文藝之末者耶夫以學文之人而欲導以入海之地譬猶適九折之坂而驅盲者先登固將擗埴索塗終日而不得其所向也是故其志則高其學則勤惜乎所驅以向道者非其人也雖然以足下向道之心汲于知苟有知者亦將裊載以進况軒辱在知愛敢不聊誦所聞以少答來教乎軒聞之古今之為文者不一言人殊有滄海之文有江漢之文有川

澤之文有溪壑之文不可一律齊也是故六經之為書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昭如日星所以扶綱常闡倫理繼天立極垂憲萬世而無弊所謂文章之滄海也下及西漢司馬遷之史記劉向之說苑賈誼之新書所以述時事敷王道以明治化之本寔文章之江漢也唐韓愈之原道原人等篇柳宗元之守官四維等論所以正人心救時弊以推治道之迹寔文章之川澤也宋有歐陽修之本論曾子固之洪範傳三蘇父子之雜著章疏所以陳鑒戒明得失以備為治之具又非文章

之溪壑乎他若莊周列禦寇韓非鄧析之書雖時有合于道其視六經之文殆猶滄海之于蹄泮尔烏足以語道哉然學者要必蘊六經以立其本貫諸子以資其用蒐百氏以充其才旁及天文地志律歷兵制之書又所以博其趣也嚮使棄其本而不求則亦潢潦無根盈朝涸夕雖有器用之良才識之富其能免于蠹測之患乎故軒以為向道者必以六經為之本也六經皆古聖賢之言也所謂文章之滄海也舍六經而惟子氏之求其殆韓子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入于海其不可也足

下所謂自六經以下諸子百氏皆欲一闖其門戶則庶幾知所先後矣嗟夫學莫先于立志足下信有志不羣者也志之不已豈徒闖其門戶而已固將升其堂而又將入其室也既入其室由是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建之為事業固非今之所謂科舉之學可槩論也然科舉之學同本于六經同出于子史百氏而其所以不同者非直以其文有古今之殊蓋以業其文者率多陋儒小夫惟欲記誦口耳之學竊科名以階顯榮逐利祿以活妻子故耳使其誠能以道德事業為高則今之學

即古之學也又何科舉之足恥哉龜山楊所謂科舉非
所以得人豪傑之士由之而進者此也足下固不能無
惑于此而其志不欲以利達為急亦灼明矣軒于足
下為同門而于所學忝同道故因足下之請自不知其
喋如此辭鄙義拙惟足下亮擇焉幸甚軒再拜

與文宗儒書 李東陽

承手書知滄洲集已錄出將就梓足見倦故舊之意
亨父有靈當憮然于地下矣但所示樣本每卷前一葉
有撰述刪定校正刊行等名號似為不典此集為滄洲

作何必言撰舊藁去取乃諸同年更議互訂何以獨歸
一人校正之職乃後生晚進施于前輩者尤為非當而
刊行名氏則宜執事著一跋語殿諸卷後亦未有標于
卷首之例四者之中無一可者且今韓柳李杜諸大家
集本具在其有無事例不辨可知至于栝蒼乃處州郡
名於亨父又不知何以為據向所奉托止云錄藁重
訂乃可入梓正恐有失而不意其失之至于此也今望
亟以錄藁見寄如已入梓亦須除此四行各以卷後五
言一律首以補其闕庶免貽笑好事為盛德美事之累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一
惟深諒此情不吝改作為幸不然則不若不刻之為愈也辱示近什尚稽攀和正坐此事惶惑故未暇及耳不罪不罪

上楊先生鏡川公章鑑

近承先生不鄙節以所著文稿見授命謚訂正亥豕魯魚且俾差其優劣顧惟樸騃之資烏足以當昭明之任然而身處寂寞困頓之鄉日無輶輶倥偬之務安敢虛辱尊命而不用其心也哉連日莊誦始得以究知萬一蓋先生之文氣斂似韓駢儷似柳要之皆雄健奧衍而

無艱澁楷槁之病若走輕車于熟路也若長江大河滾滾東注而不竭也若蒲梢駛驥不施控勒而馳驟于康莊大道也及覆而涵泳目悅心醉恍然深入寶藏珊瑚琥珀精金大貝照乘之珠連城之璧充牣于前則固已識其為希世之珍皆欲把玩而不忍釋手第愧非石崇王愷素有而富畜之者夫豈能妄議其價耶縱使勉強一置其咏必將以好為惡以稱意為怪豈不重貽識者之誚哉雖然願竊有告也粵自西漢文章家若司馬相如董子楊雄劉向之徒卓乎不可及其所以傳後者

皆不見其多僅有數唐之韓柳並駕齊驅其集除詩賦外諸體之文韓三百餘篇柳四百餘篇而已其他不能徧舉今先生文集鎔所見者謂自天順戊寅以至成化癸巳十餘年間篇數已兼韓柳二家戊寅以前癸巳以後未及見者尚多合而計之無慮千有餘篇可謂富矣鎔不敢更以前賢瀆聽如我朝楊文貞為文亦負重名正統間有東里集行世人皆願見而樂得之近者其子道刊其全集人厭其煩未及展卷而先已欠伸矣文果以多為尚哉先生著述不特文耳外又有諸體詩有私抄等書幾至充棟若一一刊行為費甚大莫若歛博而約之迺為精當事在先生親自裁擇以定去取行世者詩歌為類文具諸體各不過三十四篇亦已多矣餘為別錄以藏于家可也鎔又惟諸家文集以年所為類者不若以體制為類便于觀覽他日定稿以體類如何愚不自量狂僭之甚望矜恕而允聽之萬幸

與李空同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

明道集 卷之二十一
單處寡類格人遊德程缺元龜去道符與是故述作
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之評夫
空同子何有于僕諤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
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姑範鑄形宿鑊而獨守尺寸
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
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寔踈鹵元人似秀峻而寔淺俗今
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
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

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
之不至譬言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
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
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
譬之樂象響赴會修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
竹之音要眇木草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
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篩聽也誠取丙寅間作叩其
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及近意苦者
辭及常色淡黯而中理披漫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

明文海 卷之十一
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
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
闌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沈著艱詰晦塞以
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
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
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
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
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
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

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
千載獨步也僕常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
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
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
之法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
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叅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
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
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
沿襲而相發明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寔聖賢傳授之心

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
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
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之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
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
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
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
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
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
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言以傳不朽者非空

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
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
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
其竅不假聲矣寔其質不假色矣苟寔其竅虛其質而
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此風便真反覆鄙說幸
甚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于先法
于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一
改玉趨也而即擗僕文之垂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
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嶸嶸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詎也
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
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于君天下所共聞也
乃一旦不諒而慮子垂于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擗我
文日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
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于不朽
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
李其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寸：之耳必如仲默

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
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
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而寸：之者固法
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為文謂之影
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固襲其辭猶
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
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
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為乎舍之子試築一堂開一
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非方圓而遺之可

明文海 卷之五十一
矣何有于法何有于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及規之于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于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于法焉蔑矣宜其感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倖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

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巨何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于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

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為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于中情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麤淺謏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于

辭之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象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之而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脈之懦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寔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于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間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着艱窒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厚豈惟謬于詩義併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于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耶濡弱緊數遲緩

不可相為則間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艱窒可
為含蓄俚輳可為典厚耶吁吾子于是乎失言矣以是
而論文子于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
而遂肆為崿嶸之談適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
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輳為柔澹沈著含蓄曲厚典厚而
為言黠恠有加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
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耶此尤惑之甚者
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

之列于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異其自反寔非
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
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李夢陽

前書與子論文脩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
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乘于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
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
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
雖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必細一寔者必一

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
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
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
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
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為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
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
反曰能書何獨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門戶耶自立一門
戶必如陶之不冶之不一匠如孔之不墨之不一楊耶

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
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蕙萼風殿薜蘿意不一
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
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
結語太吐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
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
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若
讀子昂必簡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
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至此悚懼悚懼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復李生書 趙貞吉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亦特舉業
 體式之稍變且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遂取青紫則
 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
 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於薄青紫而
 不取將不作希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二

論文

復李生書 趙貞吉

餘姚黃宗羲

編輯

其所為道其志大矣乃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為寔得少
為足而已安於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蹠者不由
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于
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於定陶天下舟車
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為
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
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榛舉子活套疊々不
休之管以雄長於目不識一丁腹無一滴墨汁之輩之
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

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於秋水又迺嘆海澨之盈於
屋雷人以為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
少頃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
鄰即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々人亦有言年近三十
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懣懣忽々淹留壯老逼
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
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此耳某老
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母索
高價於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於子須謹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二
避之耳聊發一笑

與王翰林槐野論文書 劉繪

弟繪不佞多兄愛納為知己且不猥以卑俗謂弟為知文以是相見竟日不為別談商論文字不置每一論起雖列瓊漿不注也據玄圖不晚也兄以天才絕調而嗜文若斯則惡得不宏覽研奧而振名一代也前夕所議未能畢陳今出省休沐敢為通記幸鑒鄙略弟睹義軒以下文字咸發天地陰陽之秘人事之要家國天下之務其理著明矣文不切所用則聖賢且渾爾盪爾安所尚

文哉故主湏以理充湏以氣其說尚矣弟謂辭者文之質也理匪辭不達氣匪辭不達三者不可闕一焉而辭格在其中矣是以文之體格無定眡三者所究耳古今之辭盡於六經理相統一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正道氣與辭也天地之理中正焉已矣其氣深厚和平其辭大雅宏暢則聖人之文也六經是已孔子刪述自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善學孔氏者惟孟軻一人其後諸子理不足而任於氣故其辭醇疵相雜荀卿以下莊騷太史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

諸人窮理盡性雖不能如聖人而纂辭摹像則標準六經故旨趣各隨所見而篇章音款莫有踰焉東京燁燁猶能相匹延及魏晉以後而雅道漸以陵夷至唐獨得韓愈敏悟自言見時文忸怩不寧今讀其辭出入孟荀而風骨類馬遷劉向曼然其品也藝苑英少亦有輕訾詆者蓋未深究耳其後才傑之儔各殊其辭以求勝欲自勒一家驚高者玄亢而無據崇寔者質塞而無華令六經之辭邈乎莫追求賈馬匡劉不可復得矣仲尼曰文肩彬也然後君子蓋謂文焉弟又思漢以下至趙宋

能文者雖各異辭要皆變於六經且如董仲舒京房焦延壽楊雄變於易也賈誼晁錯司馬遷變於書也匡衡劉向下逮班固崔駰馬融蔡邕變於詩也臨諸子所著融而察之當自見矣蓋六經文之海嶽具焉後之士雖稱瓌奇而極駿雄莫能出其軌矣故惟狂蕩之辭沈洋淫靡之辭纖細峭刻之辭慘礪短長之辭是其理蔽其氣衰非聖人之書不可讀也弟又思建安諸子雖踈靡麗然典峻不可少當稱為小雅之變二應以後六朝如二陸三謝至任彥升顏延年沈休文薛道衡輩世人往

往俱以纖綺眈之然鑄景凝華隱七十二國風之變也
宋儒詳於理學而辭則又落一格乃有古文今文之遼
絕吁殆難語矣周茂叔通書程伯子定性書張子厚西
銘正蒙則亦變於易者也歐陽永叔本論程叔子漢州
策問數篇朱文公學庸二序疏明純正則亦變於書者
也是以古今明文咸托辭以傳若雕漆剪綵爛然者斯
可美也周子曰美則愛：則傳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謂錯采修辭也兄謂見偶語多者輒不喜此信然矣
專攻偶對令氣不疏非文之佳矣但弟思天地之數奇

偶而已八卦九章皆相對待是以乾坤日月星辰霜露
江海之支派山嶽之峰巒男女形像耳目鼻而孔口齒
上下四肢百骸種：相對不爽蓋自然理數也豈於數
音之道獨散漫而無合是以聖賢之文雖不專工偶對
而屬辭比義有不得不然者晦菴謂鄒陽書是作對字
彼方陳愬梁王欲自發穎慧鬱思求動其王而解於難
也乃謂西京之文衰自陽始誚之過焉嘗翫典謨宵中
星虛日短星昴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惠迪吉從逆凶無
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詩參差荇菜窈窕淑女五

月斯蝨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日升月恒竹苞松茂朱英
綠騰貝冑朱綬則鏘々艷々聲色脩焉後之文士揮筆
含輝啟采發摛理道豈不蔚哉但勿令若宋齊藻野縟
川以應詔令杏花菖菜宣於制策一時好尚致論卑氣
弱大損於治運儒道則文之厄矣至宋儒語錄深可疑
怪齊梁才士逸人偽為佛氏度化庸俗多為此語故釋
子有東林語錄盤山語錄此類且多宋人蓋因之也是
以宋儒之學多襍二氏翫其辭而不自覺蘓黃二家才
高學襍益難語矣弟於十八九時銳志效古文而乏師

友其藝業多不合於有司今幸得綴行於交游之中時
叅金閨之產承蚤晚雅論乃復得理舊緒承不棄又深
相善因吐管窺之見不勝慙慙前所示論序其列事摛
辭瑩々乎兩漢遺史也其外襍著記說間有曼羨泳沫
似喜郢衍環淵之談矣弟繪固陋言缺首尾幸終令音
更宜細論如何

荅祠郎熊南沙論文書 劉繪

叔仁兄足下都城外與傳觀遂同餞後音問遂杳見南
來士人即訪起居七月四日得手書情雅宛若弟亡文

辱虛推過定知嘉意引誨令人慚阻靡寧昨年冬弟赴
渝聞兄取道荊州喜甚急趨一會至則又相參差循江
訪之夷陵乃知先下武昌矣湘水薰葭渺不可及悵然
入峽有懷若蘋守渝州甫一年新學吏道與百姓親悅
素寡材術無能施為獨幸風土去洛不遠鄙性恢多
可無甚不快之狀也此間州縣閭越稱多事簿書堆積
經史雖不敢離但不能專究心此矣數年憶兄閱覽益
肆常州職業清散所著必有大快心者一時士夫力興
古文兄可謂傑出矣來教云文字尚未可作劉敞謂歐

九未讀書弟慮元城頗涉誇矣今元城文字俱在與永
叔何如耶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緣理道疏其性情其
有述陳引喻或散或偶襍撰不同要之抽思就班累數
千百言期於明己意使信諸人也滌麈研深寔盛華茂
自不能無使己意既達不必繁辭勦說務為馳騁若理
性不明而搜索異籍反為文之瘴也且如序 最
為難 贈送序記晉魏以前皆無韓蘓叙眼前事用秦
漢風骨筆力隨人變化然每篇達一意也今作者往往
一篇說三四端緒或文勢方行從中突起一二意使讀

者不識立論所歸至篇末彼作者亦自迷究竟瀟漫齟齬難乎收拾恐即所謂不能達也今有謂達者但曰直陳去雕飾甚非肯也夫文章雕飾自不可少深厚爾雅乃其要焉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也若夫艱深詰澁不可句讀又文之僻也殷盤周誥書多脫簡間有後人掾入劉子駿謂朽折散絕博士集而讚之是也弟又疑世之慧靈竒士詞雖不僻然過學韓蘓紆徐太多沈辭鉤思營魄游心令人讀之少不融察則景滅響音伏而不得其意趣此雖天機速意其綿邈寂寞終非示

我周行之義馬遷微婉處最稱玄澹然省文超徑非人所及也今學士大夫與人談文有謂必摛集異書多少至列書目示人曰某與某未能見惡能為文哉弟蒙陋謂此為以虛敬啗喝人可也謂此為心有闡蝕亦可也弟誠非自委庸媮仰思先哲有可據焉古今文士大者如莊周太史韓退之柳子厚其自叙所學皆止六籍而下逮諸子蘓子瞻在海上以抄得漢書為樂當時漢書士夫見者且少彼謂搜摛異書收藏備學者格物一事可也假令必謂盡見世所藏書而後下筆為文取異籍

所載資以妝飾侈麗則世有英妙弱齡之士無能錯采
凝玄先飛散藝籍之林者矣仙釋二氏弟愚益不喜讀
蓋以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却欲借彼之言為吾文
資不知所為文者將何為乎秦漢以前佛書未入中國
文士辭采煒燁後莫倫比石渠白虎諸儒各抱一經皆
能垂光百世故知為文夾二氏語者此唐宋間襍學之
弊也昌黎不道二家語其與二家言亦舉六經之言告
之子厚謂其秀才作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此論凜凜
至與二家言便盛稱其教而襍諸戒律毗尼之說此却

不自覺也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盡入纂言復為偈語
准楞嚴法華張皇博譬此子瞻潘曼乃不宜傳曾子固
亦以此謝荆公也弟愚謂今之英哲鴻儔但抱殘經究
其宏緒而屬文列事能准荀孟以下若賈誼董仲舒馬
遷劉向則文可逼古人也若弟區區不肖何足為道庚
子歲別唐應德丁寧祝我早晚必與叔仁相論謂兄思
深而學博也今兄移官適就應德之居彼此又各暇豫
此天欲成其二美矣有書寄應德當為弟轉致江州聞
寂秋興滿懷禡詩二十首極知鄙俚萬里見意便中賜

報幸甚

與從姪桂芳秀才論記書劉繪

書示桂芳姪昨議記尾數字未得與姪細論正為汝未習古文耳名為古非但與舉業不同將與今文不同矣直以舉業言之舉業貴淺淡平順着一刺眼^替牙字句不可若古文正欲不與舉業同猶舉業正欲不與古文同且如釋家梵語道家青詞法家招議曲家腔韻其命意用字各有不同若令法家摻一舉業語舉業摻一賦語便可笑尔近世古文法不傳世人乱作任意漢摻

入唐上摻入宋乃如以釋入道以道入法以法入曲以曲入時文作文其誰辨之即能辨之其誰信之也昨均田記平上叙去未敢盡用古人法知恐艱澁難讀不便觀覽者至末二行畧為蟠拿頓挫見文字性氣不然只如食肥肉一噉可盡不知高賓乃取雞肋是為足低徊咀嚼矣記尾謂太守獲上有知己者所以將前後盡付託之不拘以文法太守乃得出胸中之奇克衰此大役也為咏嘆褒獎之意須知橄欖味方可語此亡奇張敞傳胸臆結約固無奇也薇字是用易坎象上六係用薇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二
繆文墨即文法可報公不必更易為妙他日遇知者
許茲文當在此教語可耳

與人論文書 張鳳翼

文章與時高下千古名言雖有仁聖無所施其巧力三
王非不仁聖也生非帝世則不能以家天下者而為官
亦不能舍其征誅者而為揖遜何也時為之也日月麗
中天亘萬古如斯矣而長短遲速不能無改於曆法流
時有常矣而桑田可海也人為桑田陵谷變遷莫非時
為之也是故生今之世及古之道傳有明訓焉何天下

之為文者浮慕乎古而秉丘乎今動則曰吾能為左國
為謨誥為莊騷為史漢遂至沮澁而不可讀險陂而不
可為句淺識者視之若以為天書語莫不嘖：稱贊而
矮人看場者又從而和之淆混士風變亂文辭欲眩人
之俗目而不思先已壞已之心術欲聳人之觀聽而不
思先已失已之故步遂至業估俾應制科者亦皆從風
而靡而宰文柄者亦因之以為去取環海之內質：為
將昏溺於南無波羅之語而莫覺其為非夫文以載道
也閱其文而理滋晦焉：用文為哉昔人為窮經而經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一
絕非謂無取乎窮經也謂好異尚奇騁臆見支離蔓延
淆乱乎先王之法言故云絕經也今之為文章者豈不
欲無詭於先王之道哉而其流之弊乃與秦之焚坑等
使賈誼不死其所痛哭者莫先於此矣苟搥觚者但寫
胸臆而無意於立門戶法古者師其意義而不效其口
脛論文者玩其所可解而不眩其所難識敦和平而黜
詭誕尚顯易而畧艱深又烏知今文之不為古哉

東曹紫峰侯一元

伏誦還教文采絢爛上下馳騁數于百載若運指掌即

此尺牘亦足使人愛玩垂之無窮蓋專車之骨可覩全
骸向者妄論冀出雄製為天下寶辭雖不腆意亦至矣
乃來諭挹損弥甚然細索之則抑而愈揚過而愈光意
若崑岡合浦惟採者所自得家感藏人襲寶之世口而山
容水色蒼然淵然不有其美者也美亦不匱取亦不輟
斯文之至也雖然是道也惟孔氏以上然耳自孟軻七
篇已非門人所述漢唐以來崛起雄鳴於世者誰能不
自文以成其一家之言乎宋玉遭毀乃賦陽春楊雄慕
古悔其少作英雄玩世類非誠語由今觀之悲秋之調

不離楚教太玄之撰特變者音節雖蟲篆刻故步犹存惡
在其悔之也昌黎云已所大慚人以大好豈謂光範三
書等乎太白陋其大鵬賦至欲燒焚則何不更作而直
並存於世貽其慙陋無為也故僕以為盡英雄玩世之
語雖然吾文也有涯吾意也無涯諸賢之不自慎豈不
亦有誠然者乎至如吾兄專事新固從人索毀搗謙之
美固絕百代然不乃輕其天聰明渺然離人而立於獨
哉信若是雖至寶不容韜襲亦恐異時石鼓不完竹書
相亂將貽後賢之歎息也何以明其然耶始僕於鹿城

見兄贈雪窻道士詩竒之竒歎兄以長吉之才發盛唐
之調富而不靡竒而不怪可謂傑作也客又有言某壁
屋江行者亟往視其壁無有也已索之主人乃相與尤
其婦子視其醬瓿則亡之久矣今不識此中兄尚能存
否也夫雨集畎盈侈然自足固誠陋矣人壽幾何而俟
河清歲月逝矣猶冀來日斯不亦過遜左計矣乎弟之
於兄無能為役徒以臭味不敢自外竊附建安諸子之
義蓋三十餘年意之所癖未嘗以示人者雖漁石古冲
諸公獎誘曲至唯已而已迺適今日為兄出之非無謂

也而猶深閉若不相知者然何耶猥辱謬許躋之前世
諸賢既萬七非所及至如我朝北郡李子威名氣焰峻
矣茂矣其勢將掀揭宇宙僵走海內斯何如人者而兄
以僕亞之不亦非倫矣乎雖然僕年十四五時亦嘗酷
好李氏愛其叙事精神史遷不異也然僕年逾壯益讀
馬班諸公之撰怪其神駿未始拘七毛物又怪李氏叙
事精采自餘他換曾不一類何耶其詩亦專師子美信
手而拈然子美之詩有絕沉痛含蓄者今人非能似也
僕竊以為文之世降氣運自然至其曠世相感猶旦暮

耳僕猶有恨於空同子為其不能姑舍顏冉去夷尹而
師仲尼也斯非其力之不足蓋巧失之焉語云寧雞口
毋牛後此僕之心也僕齒髮已衰未知來日當復有幾
方圖乞骸自引草疏思去誠冀一謝世累從吾所好或
能少進願恐聰明不逮初心日負有如昌黎云七聊復
區七存其敝帚耳如秋至寒蟬疲曳嗚咽斯亦情之至
悲也語云誰為七之孰令聽之惟兄知我恐一日解綬
不復嗣音惟亮察

東晁春陵 嘉靖丁巳侯一元

其東海顓蒙之鄙人也。獲落無用而有嗜古之癖。自五六歲知書。迄今四十餘年矣。中歲則嘗妄意於道。屏諸所嗜。自以一切可引卻。至古文歌詩。則如飢之食寒之褐。意固護不能去。嘗竊以物有天性。古文其非吾之性耶。獨何以篤至。若是因妄謂文道一致。耳言不文。即其道腐道而畔。即其言也。竊以是雖齒腐髮落而嗜不衰。然而未嘗出以示人。雖先達如漁石唐公古冲李公枉見。知賞誘引諄_亡而未嘗一獻其所作。若此者。於鄙意盖有三焉。敝帚自貴。古今通蔽。他人業書愈進。則愈益。

僕業書愈進。愈損。當其得意。未始不欣然也。信宿視之。則已厭去。是以篋中之稿。每欲燒焚。而又以精力所成。濡遲未忍冀。以來日悉加芟潤。或可以示子孫。至于他人。固不敢出。恐以僕自多。河之美貴。其白豕也。此一事也。又僕竊見古今之士。類多相龔步_亡趨_亡。以為肖似。顧索之毛物。則是矣。神駿蔑如其不然者。即又肆筆矢口。同波末世。僕於蔡白石文序中。具道之。僕平生古文所最好者。莊老遷固。雖才拙不能效其一語。然至於末世之文。則觀之惟恐卧也。誠思一遇其人。相與議於北

壯驪黃之外而行求天下數十年而未有得僕即有所成亦安敢以幽人土鼓揚摻桑濮之堂乎此又一事也夫文者何也人之言也言者何也人之志也故有不得已而言善者鳳律不善者梟噉其皆有不得已焉而聞者自得其美惡言者蓋不知也故言有不能不聞而不能以求聞言而求聞者其惟俳優乎呈能鬻技蘄以入人而不知其言之所自出可哀也僕幸無飢寒之累又早知身名輕重不忍以隋珠求雀故每默然退處於無事而無恨色此又一事也僕懷此三者將終身焉誠冀

餘生有下中之壽掛冠解組勅斷家事獨携床頭老易遍遊名山以伸其志然陶情鑄意俾平生臭腐一化神奇非敢望高揖千古亦庶幾不并腐草木僕得如伯牙暫遇鍾子邛人一對匠石無復恨者矣否則楊雄期後世子雲莊生齊萬世旦暮此僕之心也乃近者蒲柳之質日變以衰牙齒全豁鬚髮漸白追存平生親愛多為異物身非金石必且銷毀而僕進則方嬰簿領退則未畢婚嫁恐一日楊生於肘神乘於馬則素懷長負終不得抒憤懣以酬天地則私恨無窮迺遂以暇日命子

弟悉蒐舊草為十四帙詩六文八間有觸時妄發缺而
勿存以竝論定春蚓秋蟲非不知其猥雜亦各其韻也
櫝而藏之以示子孫為雖然僕聞之風雲龍虎以性感
水火燥濕以類應僕於當世鉅公酷肖遷甫者不能好
也乃獨心醉於大賢時時窺見一斑歎其蔚跂以為妙
絕比觀聚樂堂編不拘遷固牡驥既已相隨絕塵矣
此僕所謂其人也越人有言心悅君兮君不知敢獻所
撰拙帙十四隨滌器以見於堂下惟少垂覽焉

荅熊元直檢討薛應旂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仁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復
總不能劇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餞委曲雅
誼何以當之留都事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問將作
復止雖知己如元直亦遂踈濶抱歎何可言即辱書惠
并示諸製啟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鄙人無似百
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去尚知一二敢
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為文六經之作所以闡
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維持世道真如生人
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

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騖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繆蓋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為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其風容色澤略貶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於道者奈何今之為文者動稱秦漢而修詞造語依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已之肺腸心膂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為其割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致

務為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撇自謂成一家言擺脫習氣乃願為支辭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辭達而已此千古為文之準則也故為文者若胸中真有一假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泳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為此無益之事元直以文為戰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随机發明道理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二
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己庶不為無用之空言矣易
曰修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
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恃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
擇之

駁喬三石論文書 王維禎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
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
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
殊即公自以為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

內翰鄉墨士彬也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
數往也藉格龍襲詞尤之盡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
似幸半骸之同以為奇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
者也劉祿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
能及之而漫以相加也文章之骸有二序事議論各不
相淆蓋人也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
古人之文自列所見歧為二途夫文骸區別古誠有之
然固有不可歧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
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二
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寔之具者以為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即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踈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絳思遷史累年禊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搯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

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換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即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佈復自游歸便尔多俗不能更往為別倘軫教懷無恡嗣音

與聶雙江張岳

錢令過做邑辱賜今年鄉書洋洋乎其言之也披卷疾

讀心豁目開然其中有可疑者不能默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
文章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
讀者必曰自得亦以傳註之拘滯支離學之未必有得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
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也夫真能以秦漢之文發其胸臆獨得之見洋洋乎通
篇累牘而於根本淵源之地未必寔有得焉君子未敢以作者歸之也况所謂秦漢者乃不出晚宋之尖新稍
有異於今之軟熟者尔寔亦無以異也暗鬱而不章煩複而無辭奔走學者於譎誕險薄之域及不若淺近平
易猶得全其未盡之巧之為愈也秦漢之文見於班馬

氏所載多矣其深厚醇雅之氣明白正大之辭曾有一
言一字譎誕乎哉今之自說為秦漢者恐未必于班馬
之書有得也有得於中則其發也必不掩矣乃欲厚自
與而疑學者其亦可悲也夫自得之言出于孟子其意
亦曰漸積也累自然有得尔夫豈必於排擯舊說直任
胸臆所裁而謂之自得哉三代而下數聖人之經秦火
之後人自為說至程朱始明矣雖其言或淺或深或詳
或畧然聖人遺意往往而在學者不讀之則已如其讀
之也豈可不深造而致其詳讀古人之書而有得其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三
淺深詳畧之所存意有未安始出已見為之說期於明
是理以養一心而已矣不在創意立說以駭人耳目也
有是心而言又未或當其自蔽也甚矣嗚呼學之不誨
久矣文章議論古人講學不以為先也今也窮日力以
從事於此猶不得其要領况其遠且大者乎此類得失
本無足辨然場屋去取學者趨向繫焉新學小生心目
謏薄一旦驟見此等議論必以為京師好尚皆如此其
弊將至詭經叛聖大為心術之害有不可不深憂而豫
防者伏枕無聊故一伸其拳口之喙伏惟裁教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七

論文

與項甌東 王慎中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
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々之際復教
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
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

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為文者不當襍出於老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及孔氏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為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為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為達也文之為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止有中則曲而不為襍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為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

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迭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如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陋陽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為學孔子者之為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為正而豈可以為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寔非有太反而正合非獨文然九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於此亦自謂不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三
為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母惜便風千萬之望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答茅鹿門書評後五福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
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
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之所見於吾者殆故
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
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

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
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
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
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
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
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
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踈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
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
其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審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三
為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母惜便風千萬之望

答茅鹿門書 唐順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径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之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

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踈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審

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中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其非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

折之精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說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于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窈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

農作大費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以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禠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

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失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又與洪芳洲

唐順之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楊子雲閃縮譎詭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畧可見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答筆補菴唐順之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于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

安子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為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沉水竟不見答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宜以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為之刊刻文字是昭其與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為貽累益泉亦甚矣平生本不能為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為可虛聲所集衆謗遂歸誠以文者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三
七
豪士之所競而名者造物之最忌譬如支離侏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鬪偶爾嬉戲列首搖目舞腕曳脚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槃旋之影從而悅之悅而獎之以為有拳法而道之於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鬪已叢起而譁之不知彼固支離侏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離侏儒人也何嘗自謂有拳法其亦何心與人鬪勝負哉獎者逐影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以異此雖其疇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祇以不合簞

弄筆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來深自悔其少時篆刻之技經年束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野不識字人而後為快如侏儒矯前日嬉戲惹事之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可使吮匕者復入吾耳而益泉乃方為之刊刻行世以豎拳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譁既與僕私心相戾其於益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戶外二屨密相規告之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已之訐直豈惟心所不安其何以

覲然與友人相視乎雖友人素多善類不以受盡言為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內量之已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盡之量之已者與南江書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已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泉之必相諒也

答蔡可泉 唐順之

別久可勝懷念每於士大夫往來間得聞兄政聲善譽為慰僕自正月冒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頻於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則益耗矣蓋外腎癱瘍痛楚不堪之故也來書所示刻文一節

正以此事為錫尹卜君所若極費口舌近忽得遵巖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說方輾轉無可奈何欲託洪方洲百方止之而來使適至是造物者亮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兄豈待多言固知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間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匿使野人姓名尚有聞於世間以為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簾篋箒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

市聲名於世也哉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亦其文之最工者而後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為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遍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此皆肝膈之論非苟為謙讓以欺兄者愛我如兄如曹君雖欲使吾文

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兄試觀世間糊牕櫺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開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兄書中有發明性真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以發性真而示來學固絕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缺而強飾之於言語文字此性真所以益鑿而先輩之所以誤後學而昧其目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

於道者心一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欲自割而未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鹵莽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自悔捐書燒筆於靜坐中求之稍見古人塗轍可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敵却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蓄餘力亦尚可以他為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真所謂老頭巾矣以少年欲求工於文而文猶未工况於今日意興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

曹君已去此事行止皆在兄手相知如兄而復不能信我此心必欲為此業障以增牆壁間之一塵而後為了事則與兄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絕矣寫錄多訛誠如兄言嘗欲稍改差字留一正本藏之於家又自以為本無足關係於世說不說不論也且捐書燒筆亦已多年既無正本又無新稿誠無可以應兄命者奈何至如遵巖之文則必不可以僕為比遵巖以絕世之資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奧自北宋而後數百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也惟單刻此集足為文

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之弊正不必以吾踈庸之
文溷之也尊翁老先生表文原有今春之約平生不敢
與人不信而况敢不信於吾兄乎但自正月到今圖死
不暇是以未能執筆倘病體復得為完人必於今年寄
奉也

與友人論文書 舒芬

文章家辱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
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典論失大本
莫適主也不足為文章家稱說唐人不知韓子曰愈以

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
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
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
目之以文且不可况槩論以治世乎老兄之論要亦未
離此義恐古文當始於逍遙遊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
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倣也書禮紀述即事見道風雅咏
歌以聲和律魯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
知六畫竒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
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

明文海
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擅作者之場未之有也蓋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証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施設注措之畧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於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寔遂膏之沃者其光熒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為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培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遷固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為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說為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終始教之

寄後渠 願璘

郵使還得手書甚慰久絕同心之言奚翅如蘭把玩不忍釋公秉悔嗜酒攻文之癖則萬年之慶然結習極難除恐見獵復動耳如何如何文序詮古人之文死者自當心服璘精神衰耗祇見此道非用力可盡所謂得之

於心應之於手雖陳言然至理寔不出此譬之聖人之
道動容周旋中禮者安有點檢其間必至耳順從心乃
神化之域也作者其始病於有意其終病於有迹自曹
丕立意為宗一言啓六代雕鏤無窮之禍孟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五經四子姑勿論歷代文人吾所深服
者屈原莊生荀况賈誼太史公其人皆直吐胸次無所
鑽研粉藻於筆墨谿徑故文詞明直意味深永可續諸
經傳視左傳國語猶夷惠也其後韓愈氏獨得其宗當
觀其原道諸作為的若進學解諸文必其少作未可論

定宋歐王蘇氏父子所見甚確老蘇得矣王傷刻歐蘇
傷易乃其天性使然猶師商之過不及不可深病也六
朝之非不佞更談若楊雄王通與柳宗元諸君皆見其
末未見其本柳氏晚年覺之故柳永之作極可誦惜乎
不久而遽沒也詩則風雅之後惟漢十九首及建安得
其傳兩晉若阮陸左郭靖節諸公猶有存者可恠宋謝
氏一出倡為刻畫鑿死混沌即他日西崑之義山學者
靡然從之而未流遂至陳隋之靡麗古風盡滅可為痛
哭至唐陳李崛起蘇州繼之真可謂大雅工部及王岑

明文海
諸公格律雄健當益氏泰山之巖_口謂非聖人之徒哉
高氏品彙槩題李杜曰大家而別於正宗未盡是也僕
衰矣無力供簿書矣得遂贈與_典後將請歸去計與足下
相對無時因貴卿馬司諫便輒奉此書望賜教訂以代
面談餘惟加愛是願

論文書顧璘

僕聞達者痛乎卑俗狂士亟稱古人雖傲晚凌厲廢中
和之經然曠志峻節固一世之雄也僕度德程力不逮
懦夫豈敢望此事哉然思不弛心語不輟口著之毫楮

呈之友朋至再三而不厭冀豪宕之士一進乎此使已
攄懷古之幽情釋悼世之積愆耳何必在我耶夫文章
士之業也孔子修六經以建百世之則而百世弗能述蓋
折衷理道之極經緯天地之章子淵不能得其止游
夏不能贊其辭身沒響絕亦其然耳下是左氏蜚聲於
東周莊生逸響於蒙土靈均哀鳴於漢上太史建議於
西京誼舒子卿淵雲褒向揚芳擷藻前後相屬而漢之
文章炳然於金馬石渠之署雖純疵相形遐邇異趣要
皆作者之殊列也烏可訾之哉僕雖殫力竭智不敢望

其下體然仰探六經下逮教子未嘗不拊膺擊節悵然
遠懷執事之才百倍於僕其於古人皆可超其躅而拊
其背頃者獲讀拘虛集所載才麗學侈誠今聞人也惜
其選義沾近習體物乏沈辭比量作者尚出其後豈殉
俗之趣未盡納諸古哉獨長書十餘章宛悉情事讀之
恨心填詞數闋軼諸宋人吾愛之重之而不為執事稱
者先其大耳夫今之同志寡矣同志如執事才且茂異
復爾垂刺誰能默心蓋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今之
視古豈特危與靜已乎吾恐既疑且駭則必反走而下
趨矣執事不棄謏陋惠然下問僕亦不揣本末謬進不
慚之言蓋友道貴直諒君子之愛人非苟為姑息而已
昔劉季緒才不如諸賢而好詆訶文章曹子建論其非
吾固謂子建失論也今有南威西施之容畢粧而鑿焉
鑿之所不及在側者能誨之豈在側者之容固美於南
威西施哉妍媸都鄙其辨一也如有不自美其容者僕
能效在側者之勤矣執事毋內罪之

與少宰王荆門公書 董份

頃方具啓付之小孫恭達記室而僕輩從舟北上恐其

稍遲故因徐婚遣人復為附此昨兒還道我公欲得鄙人舊稿錄成帙而備覽觀焉因盛言公之意甚勤其屬之甚切份豈有敢辭者然向來交遊不知其不肖欲探其素而出之者多矣而份竟不敢出即兒醇自以其意請者亦數十百矣而份終不敢出斯何物而欲秘之哉其所以然者蓋份少嘗讀古人之書頗能窺作者之意究文章之旨亦嘗畧得蹊徑輒不自量而欲妄追往昔成一家言此其蓄積者大矣顧其才有不逮性復多病每槩每歲伏枕者踰半心慙不自持故不能竭精畢

力以副其意而徒因世俗黽勉應酬聊以塞責免咎既而展誦則曩之所得蹊徑者非但不能踐迹而且往亡背馳相去天壤矣是以既成之後每當一讀輒復自慚惟以錄授其人不復更存其副即成者亦不自愛惜其間散落者多矣嘗以文自秦漢以來必有蹊徑得其蹊徑而既得登堂又能入室者此古之宗工大家卓然傳後世而不朽者也得其蹊徑而未能遂臻其堂室者則或傳或不傳後世或尊稱或否者其次也其有未得蹊徑而才亦足以自騁氣亦足以自凌有不得亦有偶得

則雖不能以必如古人必傳後世而亦足以名擅一時者此又其次也而世之人才不足稱氣無可取不過巴人下里耳而惟其不知蹊徑也故不自識其合否不自解其是非而落筆不休醜顏自許九秦仕籍必梓一編人或憤之至欲借秦火餘威投之者言雖若過而其多已甚則其可厭亦宜也今份畧知蹊徑而才與氣不能副之匪惟堂室即藩籬未越焉故深藏而不敢出亦庶幾古之知恥者耳而公不察其心數加從憑而徐婿秦時之奉使也公寓意尤勤且切臨別囑之再三且云子

他日使還赴公車而見我當即以是為贄矣於是徐數過請之免復跪而助其請焉以為公在交游則舊知在文章則識者今從數千里外數致勤倦而數謝却之恐非古人所以待知己之誼而取正有識之心也且秦時方鼓篋公門將藉手以見長者倘不得此則何以復為贄之命耶况古之子弟其家大人有一言必謹志之有一善必謹紀錄至勒之彝鼎示之子孫而醇不能自喻其誠未遂所請使家大人所著未一布宣則醇之不孝深而死罪莫贖矣且家大人自謂不能竭精畢思而數

十年精之所勞思之所構寔亦在此將天之意未肯遂
泯斯文而假之有識舊知以回其深執不然之悃未可
知也份因其言輒亦感動遂忘其耻而稍繕閱之則數
十年間棄置已久南還舟潤而篋封不啓腐敗頗多蓋
平生散落者十之四腐敗者十之三而鼠嚙蟲蝕漫漶
不可考者尤多焉所存直一二耳而類皆手書諸無副
本婿雖遣人繕寫大畧亦十餘冊矣適嘗校之則漫漶
者腐敗者必沉吟記憶可漸補續而所遣人亦復自多
謬誤更須屢校乃得無訛而份病雖漸瘳元神未復不

能遂勞恐當淹至冬初方能再遣馳上也頃者繕閱之
始兒見其漫漶駭而欲泣曰今尚若此使踰數載當復
何如茲令醇得稍為加裒而獲免於不孝之萬一皆大
造之賜也是以與婿喜躍而深感焉欲刺骨矣而不知
份雖不慰兒女之私而上貽知己有識之醜傍萃儒林
藝苑之譏則份感雖固深而耻寔增甚耳病久精力甚
乏不能剪裁遂致蕪蔓且因公通家誼篤故以家人語
進焉惶恐惶恐

復王沂川書 何良俊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三
六
恭承嘉問為日久矣第株守海上無緣得一瞻奉以聆
清誨繫仰之私何能有忘耶適令甥來緘至教札惠訓
諄復獎與過情乃知大雅含弘降意末品如此感服感
服且得捧讀佳集格製精嚴藻思綿縟誠藝林之鴻構
也冗次未得卒業亟讀三四篇若函牛之鼎嘗其一鬻
固足以厭小人之腹矣更諭以編選我明文章此豈特
為先生不朽之大業寔亦昭代華國之永圖甚善甚善
但尊諭以篁墩文衡為斥華摘寔故欲專以昭明所選
為例小子之見則謂言而不華誠不足謂之文苟使華

而不寔則又何所用之必也體備質文辭兼華寔庶乎
彬彬可稱而編選之家亦不失為通方之論矣且文章
所稱叙述詳雅則史漢為之宗藻思纏綿則齊梁擅其
美碑頌當取模於崔蔡序誌必駕格於韓蘇兼是數子
融貫通徹而以時出之然後足為藝林之宗工僕徒有
慕於昔人終瞠乎其莫前而不得有厚望於先生者也
文選目已得細閱詩頻似專重樂府雖古詩亦僅七數
首近體則全不入選試觀昭明之集樂府特十之二三
而游覽行旅雜體居其七八今何太畧如此亦須稍廣

明文海
卷之五十三
之夫詩之體格以時而降即陸士衡顏謝諸作中間率
多排比已為近體之濫觴矣今安得獨遺之望嚴校嗇
取亦編入數百首庶乎體裁斯備而後代可無遺憾文
評一編校練可方談藝錄評撫足擬詩品乃近代作者
一案斷自魏小子亦得廁名其間夫青蠅飛於堂序竟
日營口不踰尋丈及其集於良馬之尾不崇朝而自致
千里其所附者善也乃小子何幸如之長谷近作如布
賦六朝聲偶集序等篇皆可入選幸錄之僕近補刻說
苑序一篇敬用呈覽伏惟刪潤以備采擇草次布復千

萬照察不宣

明文海卷一百五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八

論文

答陳魯太史論唐人詩文馬一龍

古之作者文若六經孔孟詩若三百篇離騷又何如其
次也漢魏以下韓昌黎柳州之文辯傳雄肆李諱仙
杜少陵之詩豪邁雋逸唐人粗可傳誦使天下後世不
敢美惡置喙者惟是四子而已然柳已不及韓杜不及

李其間幾微之相去千載無人招四子精爽子几案間
與之論折其衷余每見古人製作妙在意與趣耳意趣
之妙復所得有最次若柳州意在文而昌黎無文以
達意而意不啻少陵趣在詩而謫仙無詩以發趣而
趣自成故凡意趣自然之過適若決河防橫潰四出而其
縱橫曲直廣狹淺深無所往而洋溢滌洄以為湍豬
以為澤凝澄為淵沚衝激為淙決之殊西東搏之而使
上下變不一而體各足此無他其本裕而其出無窮其
用不竭其机不息其勢不可遏有如此者故古人之不

可及在意趣意趣所至而充其才以張弛造化出入古
今貴其在我者有本也本之不裕始吾不走受役于章
句聲韻之末牽引附合勞攘百倍而勦力憊矣蓋吾身與
象物等而心統象理為天地萬物所同出之原其體至
虛包涵受納無物不備宇宙之大日月星辰山川草木
鳥獸虫魚昭著于上下者皆吾身之所有取其所有以
為適感者應則感無常而應常裕本之在我為意為趣
而物與我自相參焉然意發于內其机觸于有感趣得
于外其妙通于罔覺故有感之機動于天罔覺之妙入

于神惟神惟天斯可以言作者否則文焉詩焉或徂於
意而不化或徇于趣而自苦其下相禪以為能家所窈
不過古人糟粕無復有自其心出者此猶借西江之水
汲以盈轍而引之使流其進不能踰井繙所緒出者不
能蔽牛跡方寸之葦汨刺其中則徃過者不能續何也
非其所自有也所得幾何哉四子以下相襲為世痼人
矣公能脫去病根入柳杜之門而庶幾可登韓李之堂
猶惜少時東縛就舉子業雖得知本之學而其充貫發
越處或未盡此心之量僅與唐人比之亦是限于命者

與達時明余子南等論文馬一龍

來諭時文古文某不諒諸兄何見也豈以科舉中式者
為時而以碑銘叙記詩賦者為古耶殊非知道之語前
輩論文章以理為至以氣為輔而作文者必先立意然
後定格然後命詞意為上格次之詞為下時文古文一
也其中式則時文有排比對待之病但意在格中何憂
不式格高意病雖式不文若排比對待必有意義不害
其為時亦不害其為古耳立意淺近雖三墳五典之體
繫傳檀弓之言無裨于道無闕于世教安在時與古之

明文海 卷之五十四 三
間吾未能時古益莫之知矣族他日面陳

與李朗書劉鳳

與兄從事最久情無不相悉然僕多忽忘願請者數復不記憶去歲淮北遊時繫念况從此浩不可期中夜思之驚嘆不昧所共厲者兄才雄倬衍麗非僕所望若其精理覈詣僕自得質疑焉不可一日離舍此遠去此私所悵快惋不自適者也所欲有謁且披一二夫經傳周秦間書此詮言之軌然意所向何古之法萌動于中茫昧未顯非所思存譬水之浸淫渠因之流故辭假之

手少復綜緝而已使坎未盈豈能強決意未蓄手能為之辭乎故肆意而作綠手而奮者善文也規似揣裁合變赴會融絡構冶連類錯繪者文之牽泥未光也所以力去陳襲剝削雕鑿必直致颺舉雲駭霆疾而含混悠遠英嘒靜摯未嘗有意而法度在焉若莊氏綜辭直無所謂而縱橫數萬言無不燦亮瑩潔秦儀睢澤立談頃刻奇辨藻辭勁氣逸彩豈思構組撰哉皆自然得之故敏速倉猝應機蠶涌其斯之貴若其淹緩研吮采撫按覆則雖肆麗而典峭越以譎尚不足難而况彼弛解禘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四
四
淡散亂拙弱若今之所為者何其也且兄與僕立開新
體首闢莽翳何有所籍寄假待而小人夫言過不自愧
翻謂穿綴又謂多故寔夫不能解而妄詆猶之可也謂
之易而不謂抑何固之甚哉且假能為何不為僕輩奇
恣佚宕而乃守彼區區不足一笑而自謂能將誰欺哉
故寔者據事陳義固必及之初非籍此而工彼自不學
而患其奧僻則必如彼而後善歎僕往為詩頗咨淳父
未嘗忘彼小人者僕輩誨導之多矣每操戈彎弓何鄙
之甚兄自今與共閱之勿輕語人也今天下半為王氏

學豈王氏才勝兄與僕哉故藉勢位耳兄邇者立致青
雲駕說海內當復為魏氏學不久矣魏氏學行亦何異
僕哉窈所憤悒不平欲一洩胸抱以寄之無窮者不惜
重言之夫涉世取位隨時屈伸兄之篤密亦似太甚雖
鑒僕踈誕遭尤招嫉是矣事有固然無足深慮机變權
畧辨識籌計神鬼隱幽世豈有能出僕輩度內者哉然
不能兼得斯亦非慮之所及矣侃正議莊色峻嚴敦
重風望不少假徇彼終何所為蝎螫哉得失有分非人
能為煦煦和謹徒使深惡恣嫚悔耳幸無鑒之之過苟

未然者願有所復無惜

與陸芝秀才書 黃省曾

省曾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間金生用出吾子贈
頌王君仲回之歌推其文章直曰竒于天下夫友朋相
酬固亦貴于吹榜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竒
于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固置勿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
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倥偬兵馬煎熬籌濟卒皆
不能大暢以竝于古人逮于東里徒持渾厚閑淡之體
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

間有羅公紀者好為竒古而率多怪險齷齪之辭居金
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于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構脉
意或時閉坐一室容有于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
死人氣皆緩屣以出吾蘇都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
銘成告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
峯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超曠今古而
中契昌黎柳州者亦甚鮮矣至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
乃好竒之膏肓也夫羅公好竒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
竒名于天下仲回者年始三十其為文僅有數首亦不

過談笑鵬姐率意為之而已予嘗見之生澀偏苦間似
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竒且未得而安能遂
擅乎天下之竒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
之作稷契加于汚吏李杜獻于兇曹肺肝沉昏不可救
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
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溝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
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曾再拜

答戴岳書 黃省曾

吾姑壻定遠公之卒也數年矣吾子不以省曾為陋而

名書之曠于數年者一旦而諉之于僕：固非其人也
敢不執筆以報吾子之盛心然竊觀今之世自王公而
下其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輩不為少矣其死莫不有
銘其銘莫不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孱細屠販之家其
藏篋嘗物而不匱不過少為金帛之捐而稱達官通儒
者乃甘心俯氣贊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
趨于利而善惡不明故也子試觀于今之人家孰無銘
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四凶人而茲時何時乃
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為非君子安之而不

以為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為禁所以齷齪之臣逆恃之
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
愚嘗痛以為耻誓不為此文以陷于譽墓之訛今子乃
欲予以銘子之先人葭莩親誼固不可辭但當寔錄吾
子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期誕明白而告子也然
後為子書之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吾子先人之
心亦不得有愧于泉下矣子其圖之子其圖之開國勲
伐併行畧詳來其無忽省曾白

與胡宏甫書 王宗沐

久仰高名明誠以一得見顏色怡然為幸而執事執禮稱
名乃皆過情則又惕然不安夫今稱師者非道德則文
章下至一藝皆有師謂其能有以相長也僕之無足以
益執事明矣而執事猶云：殊不自解然細揆尊意豈
以世不求世師如執事猶復云：姑以為教耶文或以古
者立國雖土壘猶存之土壘之不經于治也而存之者
志戒也若是則僕不敢辭何者以戒為師則僕方居之
况敢以逆執事以求師為教則執事之于世厚矣而僕
又敢猥以鄙人之不能而遂之也惟執事之亮之也夜

來舟中秉燭取佳作細讀一過珠璣瑯玕粲然滿目學
博矣詞古矣思深矣極往暢意將揚鞭頓鞚相爭于屈
賈之場而未知孰勝負也救災議及覆條暢深得古論
體而才識亦高驅蹇文風騷富麗蓋近柳子而用意幽
暢亦深是二作尤為傑然夫文與氣學相為律呂氣與
養相為升降自班氏以後作者如河沙而傳者不滿兩
手指焉其難可知也執事才高驅逞有駕風鞭霆之力
意濃轉折有極深鉤玄之情時有一二稍非矩矱然非
大故也以是知執事之養固深也然于中細求則往々

于談理處以史筆發之則所重在詞而理稍晦于平淡
處以古麗施之則所見者華而質不稱僕揆執事豈常
濃于讀史而淡于玩經矣乎無是則斯言大謬有之則
似執事之病在是也不可不慮者也其細瑣曲折書不
可盡道然請道其大者夫文不可學不可作也自書契
以來班馬韓歐以降靡精竭神白首不輟然卒傳者少
也豈非以溢于既滿之後者則神體俱到揆于詞氣之
近者則形相不全耶又非以抽扣不出之者則諸體皆
圓執持而後就之者則渣滓未脫耶僕嘗觀于天矣天

之星爛然文也其疏密適均理也有星而不均即非文也無星則均無所施即無理也是其合一者也故古之作者有困窮拂鬱之感則發為悲慨之文有崇高佩玉之居則出為雅麗之調以盡其情為窮無短無長也以適其均為則無濃無淡也有時當奇崛矣而意險思峻則雖之乎者也之淺猶奇崛也有時當平易矣而情近意淺則雖佶屈聱牙之怪猶平易也蓋其學正故其神全其神全則其檢周其的然者從經而其傑然者從史無適不可是其所以傳者也倚於偏好着於模擬或縱

其質之所近或從其氣之所偏則或通或塞此禪家所謂不圓也昔人有之官于蜀而其女墮于懸崖未死者父母去之猿狖相與食焉其女踰年遂長毛能飛後其父還而以為死也以飯與肉祭之女飛食肉飯則毛盡落而墮還為女也其所飛由其所長其所長由其所食也是學與文之譬也僕年十六好誦古書為文二十三歲始棄去猶好誦佛書入粵以來渾無得力乃始之凡天下文章事業非可力索縱索得之必有編而未瑩之處故不若涵養功深停蓄力到則放之沛然此僕一偏

之見聊為執事道之也執事胸中萬卷不謂不富雄才
立就不為不多反而力于本原則痕迹梯航悉能渾化
而妖魔剝蝕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無于此有未辨而
沽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即前所謂忠戒者亦不一言即

王宗沐小傳

任面對之日倫道臨發草無次以頭巾語
對大家聊為旅中附掌也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忍役心此事嚴禁
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己竊漫為之而蹊徑繆誤知不

足觀尋復罷去近年不復計其為之與否直欲自見已
意肆筆所書陳言熟語叅襍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
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煨煉則已自分棄擲于人必矣兄
今以文名家乃時相向虚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
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為文有源委非人之所能強為也夫
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是先之
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
也意不足辭無所于至譬之于水混有源以出之矣
然後春擊而為濤渟涵而為淵迅駛而為湍滌迴而為

之見聊為執事道之也執事胸中萬卷不謂不富雄才
立就不為不多反而力于本原則痕迹梯航悉能渾化
而妖魔剽蝕皆正法眼藏矣執事豈無于此有未辨而
姑道僕之病者以相告即前所謂忠戒者亦一事耶
餘縷：通俟面對之日脩道臨發草：無次以頭巾語
對大家聊為旅中拊掌也

答陳兩湖羅洪先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忍役心此事嚴禁
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己窈漫為之而蹊徑繆誤知不

足觀尋復罷去近年不復計其為之與否直欲自見已
意肆筆所書陳言熟語叅禩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
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煅煉則已自公棄擲于人必矣兄
今以文名家乃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
當其肆筆時亦竊以為文有源委非人之所能強為也夫
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寔先之
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
也意不足辭無所于至譬之于水混：有源以出之矣
然後春擊而為濤渟涵而為淵迅駛而為湍濤迴而為

瀾衍迤而為波光浮紋蹙沫濺狀射隨其所遇各効竒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瑩澄澈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迫而觀之心神昭曠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強為也何以異于是古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寔見此道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清濁無所不在于是觸機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即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則取細常藏于變變藏于常紛紜膠轉不可終窮欲不為波濤湍瀾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

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為若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沉濃敷腴句穢字刮使讀者茫然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却于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僕一隅之見非所語于大方不識以為疵蔽否兄往日論遵巖文亦云肥皮厚肉然此但據其辭云耳眼前人若遵巖于文或殺有見雖辭甚豐厚然意之所起皆出入變化不甚拘常

而就卑故其辭皆能究其意之所極而後止不徒為應配而已惜其頗費探索非盡胸臆流出視荆川不免讓步然斷：必傳無疑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焦羽侯少傳之補

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寔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

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辭與法也而不能離寔以為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于道申韓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寔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遵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立壽王譎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楊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

而就卑故其辭皆能究其意之所極而後止不徒為應配而已惜其頗費探索非盡胸臆流出視荆川不免讓步然斷必傳無疑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與友人論文書

焦

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宵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于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寔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

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者辭與法也而不能離寔以為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莊老之于道申韓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為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寔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遵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立壽王譎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衡楊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

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寔相副猶為
近古至于今稱焉唐之文寔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
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寔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
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蔑其寔而欲妄為之
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象蓋屢空而侈談崇高
之饗非獨寔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
能瞭然于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古之詞又不以
相襲為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途乎春秋也至于班
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頌如花馬在蜜蘗在酒始也不

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寔者虛之
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旂
壁壘皆為變色斯不為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于
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為古文
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于詞必出降而不能乃剽賊
夫古以為賊今以為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
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不可也蘇
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
之則緋繒之不若今之弊何以異此以一二陋者為之

明文海
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
作者當其前及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
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異人之知
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于此
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寄君奭弟書陶望齡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
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
駕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

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
平二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
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
是平為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為劣骨相奇
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
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
欲文字佳勝但須有勝心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陸
平原云謝朝華于既披啟夕秀于未振昌黎曰惟陳言
之務去憂乎其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為文不平不足

為奇鎔范之工歸于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
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
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机杼全部在是作一
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
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于
中亦少有領畧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
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固蹇
拙慵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與王元美先生
屠隆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犬馬
之齒長矣日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隔塵言念
哲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無所此數而好
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哲恨不得與此人同
時過其故里經其坟墓考其成迹或故物從古人之
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輒展然大喜且披且記想見其
人神惝恍乎迴翔寥廓之外而馳騫太上之前此何也
又如先朝李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
之晚不得奏薄技扶藜鞬以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懷

抱下泉之戚矣隆賦材故卑抗志頗遠不能建標藝壇
而往。願北面大雅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昔然明傾
心于國僑甯越委身于晏子荀爽御車于李君廷尉結
穢于王生君山歎息于子雲中即折節于王粲精之所
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
之好篤好爵之情縻也嗟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
得與元美先生同時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何羨
異代世有先生何羨異代而乃空懷佳人竟違良晤河
清難俟日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

老倦遊將圖五嶽恐一朝長畢卒負平生令往者諸公
笑我泉下同天壤者承曉不見慕古何為乎且隆束髮
為諸生厭薄制藝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霄飛欲仙
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採禹穴抽秘金書遙望岱
宗覃思玉簡又鄒魯悅孔孟子仁義濠梁慕莊老之玄
虛之采誦李斯之古文湘漢懷屈原之詞賦龍門仰太
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之麗藻大梁艷鄒枚之浮華淮
南羨八公之鴻烈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
笑藪稷下服田巴之雄辨靈光覩文考之俊才天台高

興公之逸韻諸圖書秘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鉅麗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顧生也貧賤僻處東海青山拄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龜竈相吊客無大雅座鮮高言識以夏蟲見同河伯憫然自多高步闊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郎王之倔强于南徼扶餘國之自雄于海中亦可笑矣既而自拔幽囚稍窺玄朗奮然決起欲出而與海內豪俊論文譚執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始困諸生既束官守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首若簿書則折腰趨公府促訾咄嘍扶伏婉孌丈夫工為娥眉

百鍊化為繞指玄鬢儵為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吏事日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淑安用生為每望吳會雲亭：起如車蓋耿：余懷恨不得即解即綬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近世七子研隱有聲並驅方軌橫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矣然愚竊謂先生最勝譬諸七雄當為秦楚先生富材効力雷連颺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赤幟徃愆寧獨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雄深奇古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無論：其文信其矣先生推轂濟南亦至而愚

以為無當先生何也。今天有揚沙是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天地有危峰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天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天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于危峰峭壁江海，一于濁浪崩雲人物，一于戈矛叱咤，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好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製大作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

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莊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其平易者亦往。不少惟楊子雲好奇言，艱棘後世而下論者為何。平生辛苦蟲魚，自况出奇間道終屬偏師，固未聞獨模後人盡掩前愆也。先生嘗謂李王孫奇過則凡，老過則禪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驅騁周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若此終墮好奇學。如終南懸崖奇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厭不如雲禴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掩前後，則六籍之粹而

漢詔誥之溫厚賈長沙之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
之詞藻王子淵之才優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即天又
奚以穉風惠日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
當先生先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麟有獻吉又兼有往哲
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執苑卮
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烏讀弇州集魁瑰鉅麗和暢
雄俊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玄造焉其為文包羅左國吐
納莊騷出入楊馬鞭箠褒貶雄其為詩鍊括漢魏借材六
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

極盛矣觀止矣然小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
雜俎閎麗之極間出麗豪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字
宙群品題咏靡遺古今萬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
豈玄造之中本無所不有耶竊意無所不有亦必有所
無矣遊目群玉之巔失足閩風之上精眩魂搖迷不知
所適何時摳衣登堂面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不合大
方區區之心欲自進門下亦無鹽之所以見齊王也然
先生廣心遠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失之豈可使門下
不知有東海屠生哉吾鄉沈嘉則先生聲律雄大與龍

伯爭長東海鄙數千年無大雅其他瑣尾者又不足道
賴嘉則出一浣之耳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
人英雄善談執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貌不甚偉能運鐵
矛手馘百夫疇昔嘗散千金走九邊觀成壘結交豪傑
將帥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又

請教門下下者為其字

小京邑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與隆交驩敬而愛之敢

以聞于門下先生高才為尊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
一通又不當輒侈口狂言罪僂是愬然隆私度扶伏州
郡長吏車下至屏息不敢出聲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
故可知也先生豈以高才尊官傲天下之士者哉謹以
所為鄙言請教門下生平撰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即
為定品南風有便幸惠德音

伯爭長東海鄙數千年無大雅其他瑣尾者又不足道
賴嘉則出一沈之耳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
人英雄善談執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貌不甚偉能運鐵
矛手馘百夫疇昔嘗散千金走九邊觀戍壘結交豪傑
將帥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又
抗慨忠義重然諾篤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不可不
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玄理每遭事
意氣有之不則瞑目跌坐竟日若槁槁觀其人亦自不
凡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與隆交驩敬而愛之敢

以聞于門下先生高才為尊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
一通又不當輒夸口狂言罪僂是愬然隆私度扶伏州
郡長吏車下至屏息不敢出聲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
故可知也先生豈以高才尊官傲天下之士者哉謹以
所為鄙言請教門下生平撰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即
為定品南風有便幸惠德音

